

# 民族的根在語言

## ——本土語言終身奉獻獎

### 林修澈名譽教授「拯救語言行動」的側寫

民族の根は言語にあり——本土言語終身奉獻賞受賞の林修澈教授による  
「言語を救うアクション」についてのスケッチ

The Root of an Ethnos Lies in Its Language: A Profile of “Language Revival Action” by Professor Emeritus Lim Siu-theh, Recipient of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for Native Languages

文 | 黃季平 (本期執行主編) | 圖 |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、教育部終身教育司

政大名譽教授林修澈，獲得教育部2026年度推動本土語言的終身奉獻獎。在3月5日的頒獎典禮上，看著主辦單位播放林師的影片的最後一段，林師說：「我從小講台語，我覺得台語很危險，對台語是否能活下去有一種危機感，我相信台語之外的客語和原住民語也一樣危險，若要保護台語，應該連其他語言也要一起保護，這樣台灣才會變成一個多語言多民族的國家。」聽到這裡，我的眼角有點濕潤……唉，這段話成了我們跟隨林師的信念，他得到這個獎，無愧。

#### 語言是最重要的防線

對於推動與拯救本土語言不遺餘力的林師，終身奉獻獎是恰如其份的肯定。他的顯著功績在原住民族語言。他從大學就讀到大學退休，始終在民族學的領域。我們長期跟著他的人，在教室當學生，在研究室當助理，都很深刻體會他的信念：「民族的根在語言。語言

在，民族可以存活；語言消失，民族很難不滅亡」。頒獎典禮最終的聚光燈打在終身奉獻獎的林師身上，藉此機會，我想聊聊我們認識的林師。

#### 堅信民族學可以救民族

林師讀民族學，不是隨機的偶然，而是他用高中多年的時間去探索出來的路。因此，他的民族學有很強的實踐性，知與行是合而為一的。台語的危機感，在日常生活就可以感受得到。他在35年的教學生涯裡，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都教，每年都會有一批各級的新生進入教室，他每隔兩三年時間就會感慨學生的台語能力衰退。他常常糾正我們的用詞與句型。用詞在正確使用lán與guán。我們，包含對方的我們（lán），不包含對方的我們（guán）。句型在「準講tsún-kóng……」與「……的話ê -uē」。假如，台語句型的假如，被華語句型同化的變形台語句型。至於更弱勢的客語與原住民族語言，受到摧殘的慘像，他的感觸更深。



2026年3月5日林修澈教授（右）獲教育部部長鄭英韜（左）頒發「115年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」。 (圖片來源：政大原民中心)



林修澈教授多年來對本土語言發展與文化傳承貢獻卓著。 (圖片來源：政大原民中心)

在學術的分類或體系上，原住民族歸入民族學或人類學的研究領域，就是在語言學裡，原住民族語言也取得相當的地位。但是，台語與客語，咱人 (lán-lâng) 或客家人，不在歷史學與語言學的關注之下，就是聲韻學也仍加以忽略。所以原住民族議題引起注意時，政府部門很自然找到林師。林師求學階段研究領域是民族史與民族政策，累積十多年的訓練與心得，如今轉到原住民族，便得心應手。這種資歷比起一般的臨時轉行或兼職的學者專家，自然不同。

### 披荊斬棘 無前例可循

原住民族語言工程，持續時間最長的是族語教科書，從2002年開始，一直到現在2026，編完12階教材、四套補充教材，但仍做維修工作。相關的工作有朗讀文章資料庫的逐年擴充，族語文學獎的間斷承辦。而一切工作的起頭就是2001第一屆「族語認證考試」的舉辦。各族代表在召開協商會議時，竟然有高度共識

要求，要求口試之外，仍然要有筆試，視為尊嚴的指標。當時族語尚未有文字。如果說要有的話，就是部分族群有聖經的族語翻譯。族語書寫系統的公告在2005年，所以，族語認證考試、族語教材，都是在邊做邊摸索改進的情況下進行。

這些工作的複雜在於各族語言內部存在相當距離的差異，包括語音、詞彙、句法（習慣用法），以致於語言標準很難確定。於是把一種民族語言分成幾種「語別」（話，parole）。於是由9族分出38種語別。布農族分成5種語別，排灣族分成4種語別。這點也是考生的一大困惑，不知道自己應該報考哪一種語別。林師畫出村別的語言圖，助理根據考生的原鄉的村別來回答報考的語別。當時原住民已經有將近半數人口移居都市，成為都市原住民。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，知道原鄉已經難得，想更進一步知道原村，實屬困難。

由於語別數量龐大，教材編輯委員數量多達200人以上，從全國各地湧入，包括飛機常受



林修澈教授對本土語言的推動與拯救不遺餘力。(圖片來源：政大原民中心)



林修澈教授堅信民族學可以救民族—他的民族學有很強的實踐性，知與行是合而為一的。(圖片來源：政大原民中心)

制於氣候的蘭嶼，食宿交通是極大問題。也由於族語書寫尚未定型，更兼沒有書面語書寫傳統，如何化解分歧與建立共識、如何彙整與編輯成課成冊，沒有成規先例，都得隨時見招拆招，考驗學識與辦事能力。

原住民族菁英，集中在兩師，教師與牧師。教師有師範訓練，知道教學，但是族語能力偏弱。這是國語政策盛行時期造成的結果。牧師的族語能力強，在教會往往用族語講道，但是對編教材甚為陌生。兩師不能偏廢，但是如何調和，又是一門學問。林師說，這要靠民族學培養出來的同理心。滲入對方的皮膚裡，了解對方的思維，這是我們的學科訓練。

不是被動接受委託工作，而是主動爭取公部門的信任來委託工作，這是林師常做的事。跟語言較遠的工作，如雜誌《原教界》、《原住民族人名譜》、《台灣原住民部落事典》都是這樣爭取來的。不過，這樣爭取來的委託案，經費一般都比較少，卻又因為是自己想做的事，花錢又比較多，都得用到被動委託案的結餘，東挪西支來應付。

### 救語言 絞盡腦汁

語言相關的主動爭取委託案，林師很自滿的是「瀕危語言的師徒制」與「族語維基百科」兩件。「瀕危語言的師徒制」，外國做過，原民會自己也做過，成效普普。林師卻認為可行。當時十二階教材剛編完。原民會教文處處長笑問：「林老師，教材大工程做完了，還想做什麼？」林師毫不猶豫說：「想做『師徒制』」。林師說：「我們除去『坐而言』之外，也要做到『起而行』。否則，學到的學問都是假的」。

師徒制的執行，很認真。6名專案助理過半是剛出社會的大學生，辦事能力、應對進退都有待磨練，他們每天記錄教學日誌，每天跟師跟徒打交道，要鼓勵又要盯牢。事務常不如意，林師與我也得每天捲入，其實最辛苦的還是我。我負責安撫師與徒的情緒，也要負責化解疑難雜症。兩年期間，在「師徒制」的師與徒的強力配合之下，有徒可以走上原民台做族語播報，有徒通過高級認證，有語言能力可以接任「先生媽」工作，避免深遠牽動民族生活的「公媽籃」不可以運作。



2026年3月5日教育部115年「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」頒獎典禮大合照。(圖片來源：教育部終身教育司)

「師徒制」在嚴格執行之下，可以救語、救族，讓我們感到不愧所學，也不負社會責任。心力所付代價極高，兩年期滿，林師不再續約。林師說，兩年心血，可以證明「師徒制」確實可行，瀕危語言可救，但是靠公務員做不起來，隨便委外則立刻崩壞。沒有革命的熱忱做後盾，不管是行政單位還是教學民族，缺一不可。台灣不缺錢，缺心。只能眼睜睜……

族語維基的推行，更有戲劇性。林師天天用維基百科，他喜歡用同一個詞條，在幾種語言之間轉換，看看其中的同異。他說：「同就是重點，普世；異也是重點，民族」。於是他想到拯救族語有捷徑。不用在都市的茫茫人海中擔心找不到同族可以說族語，只要在家上網就有同族相濡以沫。

這個構想可真是不好說，因為大家對維基百科普遍缺乏「嚴肅對待」的「習慣」，認為查一查可以，但是內容正確與否不敢確定，也是任何人都可以上網改寫。我與一群助理也是所見略同。林師說「以上所述為是，但是……」。他的「但是說」就是認為「族語維基」的詞條內容就算不完全真或品質不完全佳，站

在族語推動的角度，重點不在詞條的真與佳，反而引發爭議是好事，因為大家關注又爭相上網，族語就活躍起來了。我們推動族語，大家的焦點放在「說」，但是「說」的環境又差，看起來似乎沒有希望。其實可以改成寫，人人在家就可以寫，大家寫成習慣，寫者教方與說者習方之間，便是「風行草偃」與「上行下效」，族語可以活躍。

林師就憑這段說詞，又押上自己的認真工作的名聲，獲得教育部的支持，經過2年實驗，5年推動，使得5種族語正式上網。

### 上台領獎 穿著一群學生贈送的西裝

跟著林師寫論文的學生們有一個「林家花園」的line群組，我們都是「週一晚上論文指導課的劫後餘生者」，在那些相濡以沫的日子裡，雖然常因論文寫不出來而痛苦，但是聆聽林師的教誨，也常是我們苦中作樂的慰藉。藉著頒獎典禮，一群學生買了一套西裝送給林師，看著林師挺拔地站在頒獎禮台上，我們與有榮焉，更堅信愛民族學、愛我們自己的語言！◆